

疯狂:逮住香蕉鱼的童性

——J.D.塞林格笔下的疯子

蒋天平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疯狂成为美国文学的时代主题。塞林格在作品中刻画了大量的这类具有神经症和精神病的文学形象。他们试图追求自我表达,摆脱异化,因而被看成疯子。他们的疯狂反映出现代社会权力统治和科技发展导致的社会异化现实。文章从权力理论和人格理论等角度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挖掘这些疯狂形象的表现和疯狂背后的社会原因。

[关键词] 疯狂; 塞林格; 权力; 自我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4-0102-03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前夕,J. D. 塞林格应时创作了包括《麦田里的守望者》、《弗兰妮》、《逮住香蕉鱼的最佳日子》等一系列小说,塑造出反叛的霍尔顿、弗兰妮和西摩等单纯而又有些不合时宜的儿童和青年形象。在孤独和隔绝的世界里,他们苦苦挣扎、不断追求自我表达,以个人的痛苦经历演绎自己独特的爱与恨,将不合时宜的精神栖身于童心世界。聪明、有天赋、唐吉柯德式的疯狂精神是他们的共同特性。“每个人都是疯子”是对社会也是对自身的精神定位。这些反叛人物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垮掉一代和反文化运动的先锋。本文利用福柯的权力观和弗洛姆的心理理论来分析他们的疯狂过程和本质。

一 权力理论下的疯狂

福柯的权力理论颠覆权力乃国家权力的传统观念,把它看成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多元的、流动的以及不确定的关系,同时权力和知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因而,权力理论下的疯狂是指人物疯狂的产生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力的结果,具体表现在权力对疯狂的界定、权力对疯狂的统治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里,权力斗争无所不在:主流文化与反主流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种族之间、性别之间的权力斗争,社会和军队中上、下层之间的阶级权力斗争。塞林格小说中的主人公体现了主流社会道德规范与“异化者”之间的权力斗争。

福柯认为权力和知识之间是相互联系而非断裂的关系。知识不是纯粹的追求真理的认知活动,而是为统治阶级所控制,并为其服务的工具,其方式是“塑造、建构和界定不同的

社会阶层及其社会成员的身份、基本权利和生活方式服务,为他们的正当思想和行为提供合法的标准。”因此,“知识……,在本质上,是从属于整个社会的权力运作及其再分配的过程。”统治阶级利用权力确定“真理”标准以及“道德”标准,二元对立是两者之间界定的主要方式。“知识真理”的确定是国家、社会,或者其他权力上位者对弱者身份的确定。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统治地位,通过权力对知识的形构发挥影响,建构资本主义社会的规范以及行为标准、道德准则,同时利用知识的区隔作用,排斥那些不能适应社会规化的个体。西摩、霍尔顿以及弗兰妮等人是与资本主义社会规范格格不入的人。他们对社会的认知以及精神追求原本是对世界认知的另一种方式。但在资本主义道德规范为主流的社会中,他们被社会、学校和家庭的权力看成是扰乱秩序的他者,是神经病和疯子。西摩因不合乎妻子及她的家人的思维习惯被怀疑为绝对的疯子,医生利用专业知识的权力判定西摩的精神分裂者身份;弗兰妮厌恶大众人格成为了主流社会人格之外的患神经症的病人,霍尔顿的叛逆行为被有教权的教师和有管束权的家长看成有精神问题,他最终向精神病医生进行心理质询。权力勾结知识就这样界定了疯狂的存在。

福柯认为权力主要表现于权力的运用,它通过三种策略来达到目的:层级监视、规训化审查和检查。学校和社会是权力的执行者,按照资本主义道德规范界定、区分和压制主人公精神。作为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的国家机器,学校的权力来自国家、社会和家庭以及“知识”赋予的权力。在封闭式的管理中,学校具有规训学生肉体的权力。除此之外,

[收稿日期] 2008-05-13

[基金项目] 2007-2008年湖南省教育厅“西方文学中疯癫形象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编号:06C732)

[作者简介] 蒋天平(1972-),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学校还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来自社会和家长们的权力。学校的教权,联合社会的监督权及家庭的父权来监视和管制“异化”的学生,强化权力的存在和优化规训的效果。“阴森可怕”的潘西学校打出鬼话连篇的虚假广告来树立“一流”的学校形象,获取社会 and 家长的信任;校长绥摩先生和安东里尼先生利用霍尔顿的父亲以加强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学校“知识”作为“真理”成为进入社会的合法通行证和适应社会生存的标准,因此知识的现实性和功利性赋予了学校巨大的权力。学校根据意识形态的需要以检查学生的“知识”为手段来调节、管制学生的知识类型和个性。敏感、真诚、叛逆的霍尔顿因而是学校“教育”的害群之马,他的所为是疯狂之举。在权力的支配下,“不及格”和开除是“知识”对叛逆者的惩罚,霍尔顿因此一次次被学校开除。“知识”利用教权粗暴地剥夺了学生的天性和激情,将按纪律办事的“理性”看成是个人最好的品性。这些行为都是权力界定和塑造“非理性”的有效方式。

塞林格笔下的主人公对权力的反应具有三种态度,一是屈从,二是质疑,三是反抗。坦白是向权力屈从。中世纪以来的坦白一直是人们展示真相的主要仪式。在福柯看来,坦白跟忏悔一样是“一种在权力关系中展现自身的仪式”。坦白者在权力面前讲述真相,以获得权威和社会对他的社会地位、身份和价值的认可。对于霍尔顿和西摩们来说,精神病专家就是他们要向之忏悔的对象。他们控制专业知识,利用大众对知识的信任构成权威,并利用知识来规范社会,区分常人和非常人。《麦田里的守望者》故事本身就是霍尔顿在精神病专家面前坦白的结果,西摩也曾向医生坦白来求得正常生活的权力。这种坦白是向权力屈从的方式之一。

教育方式决定了权力的运用,教育者的素质给权力的运行带来正或者负的效用。受教育者对知识以及教育者的质疑也是对权力的质疑。学校及教师的“真理”标准本身值得质疑,教师布莱曼(《弗兰妮》)凭兴趣给论文打分,文孙先生因为学生的“口语演讲”内容不合口味给学生打低分。因此,权力的运行既具有社会因素,也有权力施予者的个人因素。权力的散播和偶然性是确然的。在学生们眼中,教师们不是冬烘先生就是养路工,或者像斯宾塞一样老糊涂,或者像文孙先生一样粗暴。福柯认为受权力规训的个人同样也是权力的施予者。但在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力交锋中,后者的权力是微弱的,甚至可以忽略。在与老斯宾塞和安东里尼等多次打交道后,霍尔顿终于发现自己是一个“看不见的人”,他的话语无法达到权力者们的耳朵里,“人们从来都不关注任何东西”、“他根本没有听”、“人们从来不会相信你”、“人们从来不想讨论问题”。这是霍尔顿在权力交锋中所体会到的最深感受。

由此,权力和知识完全监视和规训人的肉体和精神,逼迫他们完成自我意识的转向成为现代社会下的非我客体。反抗紧随权力移动,并以各种方式展示自身的存在和价值。校园里失声的霍尔顿和弗兰妮们无法对抗学校的权力,以沉默的方式放弃对知识的接受(霍尔顿四门科目不及格),退离无权的场域(弗兰妮退学)。逃离学校并不是做永久的退避,

而是要在另一场域中发出声音和展示权力:霍尔顿走进社会开始新的探索;弗兰妮为求内心的宁静用俄罗斯宗教中的上帝来填补自我迷失的空白;西摩以更极端的自杀方式逃离无聊的世界。对于塞林格笔下的主人公们来说,生活的退路是疯人院或者死亡。正如霍尔顿所说的,人生绝不会成为一场球赛,因为球赛双方的实力不同,在实力弱的一方无法比赛,并且终究什么也得不到。^[2]在与学校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对抗中,个人永远都是失败者。

二 人格冲突之中的疯狂

福柯的权力理论揭示了规训社会中个体被权力监视和惩罚的实质和过程。弗洛姆为本文提供心理学的视角来发现社会人格和个人人格之间的差异,以及后者被排斥为疯狂的原因。

社会人格即社会大多数人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适应。一方面它影响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能动地适应社会思潮。^[3]在弗洛姆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人格是一种非创发性人格,与塞林格笔下主人公们的创发性人格形成对立。创发性就是自我的自由活动性能,排除强迫性的和自动化的性能。它多存于艺术家和小孩的内心,因为他们能自主地思考和感知属于他们自己的事,并在言谈举止中显示出创发性。儿童们的可爱正是创发性行为的结果。在霍尔顿和西摩以及格拉斯家族的其他成员身上处处显示出创发性人格。鸭子、木乃伊、印第安人文明、死猫、胖妇人等是他们创发性人格的创造物,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思维能力。非创发性人格是对焦虑的反应,表现为顺从性或者机械般的自动性。它建立在权威或者是无名权威(包括公众舆论、文化模式、常识和“科学”等等)的基础之上。个人依赖这些权威去感受和去做被他人期待的,因而缺乏创发性。这样的人格会导致“自我”的缺失,成为“大众”的人。这种非创发性人格被称为“实在主义者”。^[4]

莫丽(《逮住香蕉鱼的最佳日子》)以及她母亲为代表的庸俗中产阶级具有这种实在主义人格,只注重金钱的交换价值,追求世俗权力和物质欲望,无法了解个体的精神追求和意义。他们受工业化时代以物欲为本质的公众舆论、文化模式、常识和“科学”等无名权威的控制,成为一群没有自我的客体。因此他们无法用自己的心智和情感真切地感受和热爱这个世界。西摩则走向了“实在主义者”人格的极端反面,过于沉浸在自身的世界中,表现为具有强烈的自发性能力,胖妇人、死猫、以及香蕉鱼等抽象、玄幻的内心世界使他与实在世界格格不入,因此被看作精神分裂症患者。但由于有着与儿童相似的创发性人格,他能够在他们之间找到心灵的知音,感受到自由想象的快乐和虚幻世界的美好本质。

西摩的世界与实在主义世界冲突的根本就是对自我的理解和态度。实在主义者因为受到外界权力的影响,无法自由地表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联系,将自己依附于外界权威失去了自我。西摩执着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热望能够以这种对爱和外界事物的理解来改造他人和世界。这种努力失败之后,疯狂也无法拯救生命,死亡成了唯一的出路。创发性人格导致的自我问题在《弗兰妮》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

弗兰妮精神崩溃的原因是对自我和自由追求的结果。创发性活动是自我的一种表现,只有在自由的自我状态下才能产生。弗兰妮认清了真“自我”和假“自我”的区别,表现出神经症的反应,反抗大众化的非自我状态。非自我是个人将自身的欲望和追求置于权威以及大众的欲望和追求之中,造成被社会主宰的存在状况,按照别人的要求去思维、感觉和决断,从而失去了真正的自我,成为整个社会机器中的一个零件,正如皮兰德娄所说“我没有个性,我只是他人希望我成为的那个样子的复制品,我是如同你所希望的。”^[5]自我的丧失就是通过顺从他人消除对自己的怀疑而获得某种安全,舒适地过着大众的生活。弗兰妮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存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讨厌那些虚伪、做作的人,讨厌那种自我吹嘘、自我中心主义和自我感觉良好的莱恩们。“我就是厌恶自我、自我、自我。我自己的自我和别人的自我。我厌恶一切人,就想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去,干完全不同的事情,做个有趣的人……我才不管别人会怎么说。”^[6]“自我”其实并不是弗兰妮的自我,因为人们常会处于迷惑或者轻信的状态,被无名的权威摆布,而本质上“他自以为是的那个自我,根本就不是他的自我。他愈是这样去做,他就愈加感到无力,也就愈加被迫顺从这种无名的权威。”^[7]弗兰妮认识到这一点,期望摆脱“虚假”的自我,她的苦恼正源于此。因此,弗兰妮才决定要做个真正的“有趣的人,而不管他人怎么说”,这样的自我才是归属于弗兰妮个人的自我,而不是在他人眼里的自我。“生命只有一个意义,这就是:自发自动地去生活。”^[8]这就是弗兰妮追求的自我。认识与现实间无法弥合的冲突感到了困惑与痛苦,社会的压力下她的精神无可避免地崩溃了。

三 社会关系之中的疯狂

人是孤独的,需要寻求与外界的统一。只有通过爱和理性从心智上和情感上理解世界,在与外界统一的同时保持自我的完整。理性帮助人抓住事物的实质,爱能够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种爱强调给予他人关切和尊重,而不是接受。在给予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财富和能力,个人的生命力和潜力也得到升华,自己也能感受到热情洋溢、精力充沛、幸福快乐。马克思很好地描述了这种人际之间的爱:“一旦人真正成为人,一旦他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人性的关系,那就只能用爱交换爱,用信任交换信任,……你与人及自然的关系都必须明确表现你真正的、独特的生活,必须与你理想的目标一致。如果你爱了却没有唤起爱,如果你的爱没有再创造爱,如果你出自生命地倾心相爱,却没有被人所爱,那么爱就是无力而不幸的。”^[9]

资本主义世界充斥的非创发性人格是接受型人格、剥削型人格、囤积型人格和交易型人格,交易型人格占主导地位。这种人格形成的基础就是传统经济中尊崇的市场价值。“人格市场”是在传统交易市场基础上延伸出的,以交换个人人格和商品以及服务为目的。个人的成功依赖于人格的推销,其次是商品或服务的推销。“成功主要依赖于一个人在市场上如何出售自己,他如何使自己的人格被理解。”销售人格需要包装,将自己的人格表现为“令人愉快”、“健康”、“敢做敢

为”、“可靠”、“有雄心”等等,此外家庭背景、所属俱乐部,以及朋友等都是人格推销的包装装饰品。^[10]这样形成的社会人格,隐藏了本真的自我和原属的人格,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物化、虚伪的人际关系。这种人格类型与格拉斯家族人物所追求的创发性人格存在着极大的区别。因为塞林格笔下的人物都追求一种真诚的人际关系,用爱来消除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虚伪的关系,建立一种既能保持自我的完整性,又能消除孤独感,加强与世界和自然联系的关系。

因此,莫丽虽然爱着丈夫西摩,但是她并不能理解他的内心世界,她关注的只能是物质方面的,如时装、生儿育女、享受生活,做一个幸福的家庭妇女。在精神上她无法关注西摩人性力量的成长和发展,无法理解西摩推荐的关于生死等哲学问题的德国诗集里的内容。在她看来,他多少有点神经症。她只能做“1948年度精神流浪小姐”。因此,西摩无法从妻子、岳母身上得到精神上的关爱,霍尔顿、弗兰妮、上士X(《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以及埃洛伊斯(《威利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等也不能在他们生存的社会上得到爱。正是这种孤独感引发了塞林格笔下人物的精神疾病。但是在菲比、莱蒙娜、艾米丽、西比尔、泰迪的儿童世界里,他们发现了在社会上已经消失的这种童真的纯净之爱。儿童世界里创发性的想象和新奇的思维,为那些饱受社会排斥和“异化”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避难的天堂。

四 疯狂结局的必然

塞林格笔下人物表现出来的神经质和疯狂在现代的社会是不可避免的。现代社会是技术控制的单向度社会,它要求人在很大程度上抑制自我的发展,人的行为和决定都要服从社会利益的需要。^[11]康拜因大机器和现代技术相结合成为官僚统治的极权社会,消除个人发展的不同的真实需要,扩大统一的虚假需要造成单向度的人,逼迫人们以同一的方式娱乐、消费,爱人所爱,恨人所恨。个性成了异端,个人成了“异化”物。权力以知识的名义来确定社会规范,要以知识的名义宣布“异端”的非理性的存在,并将他们从社会中驱除出去,进行精神病院的监禁或监狱的关押。塞林格笔下独具个性的主人公们所面临的结局或是成为归顺的肉体,或者是成为被关押的精神分裂者。

【参考文献】

- [1] 高宣扬. 福柯的生存美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05.
- [2] [美] J. D. 塞林格. 麦田里的守望者[M]. 施咸荣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83. 10.
- [3] [4][5][7][8][10][美] 埃利希·弗洛姆著. 人性·社会·拯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128. 154. 93. 95. 101. 144.
- [6] [美] J. D. 塞林格. 弗兰妮——塞林格中短篇小说集[C]. 吕胜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88. 24.
- [9] [德]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斯图加特, 1953. 300-301.

(下转第111页)

- Pragmatics, 1988, (6): 323 - 337.
- [4] Sperber, D. & D. Wilson. Irony and the Use - mention Distinction. In Peter Cole (ed), *Radical pragmatics* [M].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1. 295 - 318.
- [5] 邱志华. 言语幽默的语用分析[J]. 江汉石油学院学报, 2003, (4): 115 - 116.
- [6] [9][10][11][19] 董黎. 英语幽默集粹[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2.
- [7] 洪杏裕. 英语幽默阅读测验[M]. 北京: 前程出版社, 1974. 8.
- [8] 师静. 英语幽默中的冗余现象[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8, (6): 28 - 30.
- [12] 陈晓茹. 话语意图与语言幽默[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2000, (6): 38 - 40.
- [13] Fried, S. 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 [M]. Pelian, 1960.
- [14] Palmer, Herry. Taking Humour Seriously [M]. London: Routledge, 1994. 79.
- [15] 何自然. 语用学与英语学习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16] Sperber, D &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UK: Basil Blackwell, 1986.
- [17] 南佐民. 会话幽默的语义作用过程解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 (11): 18 - 21.
- [18] 赵彦春. 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J]. 现代外语, 1993, (3): 278.

Reasons of Generating Humor in Conversation and its Understanding

YUAN Yan - ling, GE Ling - l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rom the point of the speaker itself, discusses three reasons of generating humor in conversation, such as distorting, misleading and misunderstanding. It provides a new angle for the research of generating humor. Based upon the theories of humor mechanism, the author discusses how to apply Relevance Theory to explain the understanding of humor through examples. Such discussion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English language better, and improve our linguistic competence and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Key words: conversational humor; distorting; misleading; misunderstanding; Relevance Theory

(上接第 104 页)

- [11]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M]. 刘继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5.

Madness: Childness of Catching the Banana - fish

——Salinger's Madman

JIANG Tian - p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One of the themes of 1950's—1960's American literature characterizes madness. The characters with neurosis in Salinger's works who attempt to pursue the expression of the self and break away of alienation are represented as madman, which reveals the reality of alienation resulted from the totalitarian domina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n analysis to images of madman and explore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madness from the angle of power theory and psychology.

Key words: madness; Salinger; power; self